



1 極度的厄運

一位老人孤獨地划著一艘小船，在墨西哥灣航行了八十四天，卻連一條魚都沒有捕到。起初的四十天裡，還有一個小男孩跟著這老人；四十天之後，小男孩的父母告訴他：「這個老頭的運氣實在是糟透了，換到別艘船去吧。」

小男孩聽從父母的吩咐，到另一艘船捕魚，第一個星期就捕到了三條大魚。小男孩看到老人





每天駕著空船回來，心裡感到很難過，所以他總是跑去幫忙拿線繩、魚鉤或魚叉等魚具，還有捲在桅杆上的船帆。

帆面上滿滿的補釘，皺皺地捲在一起，看起來就像是一面永遠打敗仗的旗子。老人瘦骨如柴，身形憔悴，頸背佈滿深深的皺紋。海洋上反射的陽光，將一塊塊棕色的斑點，烙在老人的面頰與雙手頭上；他的雙手還有著長期操作粗重的繩索，所刻蝕出的勒痕。





然而，全身上下都已衰老的老人，眼睛卻像海水般湛藍，神采奕奕，一副從沒吃過敗仗的樣子。

「山帝亞哥。」老人的小船拖曳上岸時，小男孩喊著：「我可以再和你一起捕魚，我們以前賺過

一些錢嘛！」

「不行，你現在跟的那艘船正走運呢！你應該要繼續待在那裡。」

「可是，你還記不記得，曾有一次，你連續八十七天沒收穫，可是接連的三個禮拜，每天都捕到一條大魚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不是因為對我失去信心才離開我的。」





「我爸爸叫我離開你，我年紀還小，得聽他的話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嗯！」小男孩說：「我請你到露天酒店喝杯啤酒，然後再把東西拿回家去。」

「好啊！」老人說：「反正大家都是漁夫。」

露天酒店裡的許多漁夫都在嘲笑老人，但是老人沒有動怒。有些年紀較長的漁夫看著他，替他感到難過，可是沒有表露出來，他們禮貌性地談論著水流、魚線所要垂釣的深度、穩定的好天氣，以及在海上的所見所聞。

當天滿載而歸的漁夫，把旗魚剖腹處理後，放在兩塊厚厚的木板上，



兩個人各抬一邊，蹣跚地扛到魚庫裡，準備裝上冷凍車，運送到哈瓦那市場。而那些捕捉到鯊魚的漁夫們，則把鯊魚運往小海灣另一頭的鯊魚工廠去，用滑輪垂吊起鯊魚，然後取下肝，割掉鰭，剝下皮，再把魚肉割成條狀，準備用鹽醃製。

每當東風吹起時，鯊魚工廠的魚腥味便會從海灣對岸飄過來；但今天在露天酒店裡只嗅到微弱的魚腥味，因為風已轉往北方，逐漸地平息，風和日麗，陽光普照。

「山帝亞哥。」小男孩叫道：「我去幫你準備沙丁魚，讓你明天用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用了，你去打棒球吧！我可以自己划船，而且有羅吉里歐幫忙撒